

類編增廣黃先生大全文集

十五





題跋二

書法一

跋王荆公書自陶隱居墓中

晉書



此寧中金陵丹陽之間有盜發冢得隱起軀於家中識者買得之讀其書蓋山中宰相陶隱居墓也其文尤高妙王荆公常誦之因書於金陵天慶觀齋房壁間黃冠遂以入石于常欲摹刻於棘道有李希者聞之欣然礮石來請斯文既高妙而王荆公書法奇古似晉宋間人筆墨此固多聞廣見者之所欲得也李君字聖棋棘道人喜炎黃收雷之書嗜好酸醜與世殊絕常從軍得守國子四門助教歸而杜門家有山水奇觀教諸子讀書而宴居自從其所好不喜俗人一再見輒罵絕之此孟子所謂有所不為者也

題王荆公書後



荆公書字得古人法出於揚虛白虛白自書詩云浮世百年今過半校他濠瑗十年遲荆公此二帖近之往時李西臺喜學書題少師大字壁後云枯杉倒檜霜大老松煙麝射煤陰雨寒我亦生來有書癖一回入寺一回看西臺真能賞音今金陵定林寺壁荆公書數百字未見賞音者

跋王荆公惠李伯樞錢帖

此帖是唐輔文初捐館時也荆公不甚知人疾痛苛養於伯樞有此賻卹非常之賜也及伯樞以疾棄官歸金陵又借官屋居之間問其飢寒以釋氏論之似是宿債也

書贈福州陳繼月

東坡先生云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寬綽而有餘如東方朔畫像贊樂毅論蘭亭禊事詩叙先秦古器科斗文字結密而無間如焦山崩崖壑鶴銘永州磨崖中興頌李斯嶧山刻秦始皇及二世皇帝詔近世兼二美如楊少師之正書行草徐常侍之小篆象此難為俗學者三屢端畢竟如此如人眩時五色無主及其神燈意定青黃皂白亦自粲然學書時時臨模可得形似大要如取古書細看今入神乃到妙處唯用不雜乃是入神要路

跋蔡君謨帖

蔡君謨行書簡札甚秀麗可愛至於作草自云得蘇才翁屋漏法今人



不解近見陳懶散草書數紙乃真得才翁筆意矣遂寢嘗待飯不至飢時書板殊無筆力

書張芝叟書後

張芝叟學古法帖用筆如快劍斫陣之和氣或身往而腰體不隨蓋用功少不盡古人筆意耳芝叟若見且罵且笑亦不能逃確論也

書韋深道諸帖

范文正公書殊有古氣往時蘇才翁於書少所許可獨論文正公書得樂毅論筆意以予考之誠然但骨氣勁而少肉耳觀晏元獻所作制草知先朝愛惜財用如此所以垂衣拱手無所作爲天下晏然者乎

往未識晁無咎時見所作安南罪言天辯縱橫跋扈曲典雅奇麗常恨同時而不相識其後得相從甚密今不見遂十五年計其文章學問皆當大進恨隨食南北不相見耳聞吾友廖明略頗譏評無咎作字不古不今所謂好無定姿院目即爲殊是非時未定也

吾宗正叔天資善書少時書帖奇麗行草下筆縱橫皆得意最初予評其書以謂絕倫而東萊王聖美獨不喜予此論以謂正叔書不從鍾元常王逸少父子法度中來恐其書情莫歸筆力且衰竭子殊不謂然今觀此數帖遂中聖美之評何哉雖然中無一點俗氣亦足以豪

李西臺書雖少病韻然似高益高文進畫神佛翰林上至今以爲師也

子由書瘦勁可喜反覆觀之當是捉筆甚急而腕着紙故少雍容耳伯時作馬落筆如孫太古湖灘水而作字乃尔蓋至妙之關鈕不透入字中耶

當年自許此書可與楊少師比肩今日觀之祇汗顏耳蓋往時全不知用筆遇佳筆時或能工耳楊少師書有顏平原長雄二十四郡爲國家守河北之氣作歐虞褚薛正書或不能至於行草四子皆當北面矣解律賦月胡兒也不以文章顯老胡以重兵困敕勒川召明月作歌以排悶倉卒之間語奇壯如此蓋率意道事實耳崇寧元年閏六月湖陰堂觀舊卷殊不成字因別書此敕勒歌

此一軸字都無筆意可覆舊說耳至元祐末所作書帖差可觀然用筆亦不知起倒亦自蜀中歸後書少近古人耳



跋東坡書遠景樓賦後

東坡書隨大小具行皆有斌媚可喜處今俗子喜譏評東坡彼蓋用翰林侍書之繩墨尺度且豈知法之意哉余謂東坡書學問文章之氣鬱鬱芊芊發於筆墨之間此所以它人終莫能及爾

書摹榻東坡書後

此書摹榻出於拙手似清狂不慧人也藏書務多而不精別此近世士大夫之所同病唐彦猷得歐陽率更書數行精思學之彦猷遂以書名天下近世榮咨道貲千金聚天下奇書家雖有國色之姝然好色不如好書也而榮君翰墨居世不能入中品以此觀之在精而不在于博也

題東坡字後

東坡居士極不惜書然不可乞有乞書者正色詰責之或終不與一字元祐中鎖試禮部每來見過樓上紙不擇精麗書遍乃已性喜酒然不能四五鬪已爛醉不辭謝而就卧鼻鼾如雷少焉蘇醒落筆如風雨雖謔弄皆有義味真神仙中人此豈與今世翰墨之士爭衡哉

東坡簡札字形溫潤無一點俗氣今世號能書者數家雖規摹古人自有長處至於天然自工筆圓而韻勝所謂兼四子之有以易之不與也建中靖國元年五月乙巳觀於沙市舟中同觀者劉觀國王霖家弟叔向小子相

跋東坡水陸陸頁

東坡此書圓勁成就所謂怒猊抉石渴驥奔泉恐不在會稽之筆而在東坡之手矣此數十行又兼董孝子碣禹廟詩之妙處士大夫多譏東坡用筆不合古法彼蓋不知古法從何出尔杜周二三尺安出哉前王所是以為律後王所是以為令予嘗以此論書而東坡絕倒也往時柳子厚劉禹錫譏評韓退之平淮西碑當時道聽途說者亦多以為然今日觀之果何如耶或云東坡作戈多成病筆又腕著而筆卧故左秀而右枯此又見其管中窺豹不識大體殊不知西施捧心而顰雖其病處乃自成妍今人未解愛敬此書遠付百年公論自出但恨封德彝輩無如許壽及見之耳余書自不工而喜論書雖不能如經生輩左規右矩形容王氏獨得其義味曠百世而與之友故作決定論耳

跋東坡叙

英皇事帖



東坡此帖甚似虞世南公主墓銘草余嘗評東坡善書乃其天性生骨於東坡見手澤二囊中有似柳公權褚遂良者數紙絕勝平時所作徐浩體字又嘗為余臨一卷魯公帖凡二十許紙皆得六七殆非學所能到手澤袋蓋二十餘皆平生作字語意類小人不欲聞者輒付諸郎入袋中死而後可出示人者也

### 跋東坡書

余嘗論右軍父子以來筆法超逸絕塵惟顏魯公楊少師二人立論者十餘年聞者瞠若晚識子瞻獨謂為然士大夫乃云蘇子瞻於黃魯直愛而不知其惡皆此類豈其然乎比來作字時時鬚髯魯公筆勢終不似子瞻暗合孫吳耳東坡書具行相半便覺去羊欣薄紹之不遠子與東坡俱學顏平原然子手拙終不可近也自平原以來惟楊少師蘇翰林可人意尔不無有筆類王家父子者然予不好也

東坡書如華嶽三峯卓立矣昂雖造物之鑪錘不自知其妙也中年書圓勁而有韻大似徐會稽晚年沈著痛快乃似李北海此公蓋天資解書比之詩人是李白之流往時許昌節度使薛能詩號雄健時得前人句泫然遂睥睨前輩高自賢聖乃云我生若在開元日爭遣名為李翰林此所謂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者也

### 跋東坡墨迹

東坡道人少日學蘭亭故其書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勁迺似柳誠懸中歲喜學顏魯公楊風子書其合處不減李北海至於筆圓而韻勝挾以文章妙天下忠義貫日月之氣本朝善書自當推為第一數百年後必有知余此論者

### 題歐陽佃夫所收東坡大字卷尾

東坡先生常自比於顏魯公以余考之絕長補短兩公皆一代偉人也至於行草正書風氣皆略相似嘗為余臨與蔡明遠委曲祭兄濠州刺史及姪季明文論魚軍容坐次書之脯天氣殊未佳帖皆逼真也此一

### 題東坡小字兩軸卷尾

此一卷多東坡平時得意語又是醉困已過後書用李北海徐季海法雖有筆不到處亦韻勝也



軒轅彌明不解世俗書而無一字東坡先生不解世俗書而翰墨滿世此兩賢隱見雖不同要是魁偉非常人也王右軍書妙天下而庾稚恭初不信况單見淺聞又未嘗承其言論風旨者乎刺譏嗤點蓋其所也崇寧四年五月丙午觀於宜州南樓佃夫自龍城携來也

跋東坡帖後

余嘗論右軍父子翰墨中逸氣破壞於歐虞褚薛及徐浩沈傳師幾於掃地惟顏尚書楊少師尚有髣髴比來蘇子瞻獨近顏楊氣骨如牡丹帖甚似白家寺壁百餘年後此論乃行耳

跋東坡書帖後

蘇翰林用宣城諸葛齊鋒筆作字疎疎密密隨意緩急而字間妍媚百出古來以文章名重天下例不工書所以子瞻翰墨尤為世人所重今日市人持之以得善價百餘年後想見其風流餘韻當乃金購藏耳廬州李伯時近作子瞻按藤杖坐盤石極以其醉時意態此紙天下可乞伯時作一子瞻像吾輩會聚時開置席上如見其人亦一佳事

書子瞻寫詩卷後

子瞻作何事及州字豈所謂柳家新樣元和胙者乎然亦是西子捧心鄰女不可學也

跋舅氏李公達所寶二帖

公達名布公釋凡

蘇子美似古人筆勁蔡君謨似古人筆圓雖得一體皆自到也

跋周子發帖

王著臨蘭亭序樂毅論補永禪師周散騎千字皆妙絕同時極善用筆使習中有書數千卷不隨世碌碌則書不病韻自勝李西臺林和靜矣蓋美而病韻者王著勁而病韻者周越皆渠儂習以之罪非學者不盡功也顏太師稱張長史雖姿性顛佚而書法極入規矩也故能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如京洛間人傳摹狂恠字不入右軍父子繩墨者皆非長史筆蹟也蓋草書法壞於亞栖也

題王觀復書後

此書雖未極工要是無秋豪俗氣蓋其人胸中隗磊不隨俗低昂故能若是今世人字字得古法而俗氣可掬者又何足貴哉

跋三伯祖寶之書



檀敦禮携此書來云是蔡君謨書觀其筆意非君謨也考其官論其世非君謨也君謨作小字真行殊佳至作大字甚病故東坡云君謨小字愈小愈妙是卿大字愈大愈奇此大字豪勁疑是三伯祖寶之書所謂江南黃茂先江北段少連者也君謨未嘗仕王府而寶之常作官邸教官語意近之

跋王才叔書

王才叔兄弟皆喜作大字魁梧壘腫乃以筆力豪壯為主范中濟中潛書蓋其季孟也人各自有時當治平之元才叔墨字價千金蔡君謨書不直一錢東方生云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豈不信矣哉

跋米元章書

余嘗評米元章書如快劍斫陣強弩射千里所當穿徹書家筆勢亦窮於此然似仲由未見孔子時風氣耳

跋王晉卿書

余嘗得蕃錦一幅團窠中作四異物或無手足或多手足甚奇怪以為書囊裏人未有能識者今觀晉卿行書頗似蕃錦其奇怪非世所學自成一家

一家

跋湘帖群公書

李西臺出群拔萃肥而不剩肉如世間美女豐肌而神氣清秀者也但摹手或失其筆意可恨耳宋宣獻富有古人法度清瘦而不弱此亦古人所難蘇子美蔡君謨皆翰墨之豪傑也歐陽文忠公頗於筆中用力乃是古人法但未雍容耳徐鼎臣筆實而字畫勁亦似其文章至於篆則氣質高古與陽冰並馳爭先也

書家弟幼安作草後

幼安弟喜作草携筆東西家動輒龍蛇滿壁草聖之聲欲滿江西來求法於老夫老夫之書本無法也但觀世間方緣如蚊蚋聚散未嘗一事橫於胸中故不擇筆墨遇紙則書紙盡則已亦不計較工拙與人之品藻譏彈盛言如木人舞中節拍人歎其工舞罷則又蕭然矣幼安然吾言乎

跋西園草書

西園草書如散聖說禪人不易識若逢本分鉗鎚百雜碎

跋李康年篆



余嘗論二王以來書藝翫絕塵惟顏魯公楊少師相望數百年若親見逸少又知得於手而應於心乃翰扁不傳之妙賞會於此雖歐虞褚薛政須北面耳自為此論雖平生翰墨之友聞之亦憮然瞠若而已晚識子瞻評子瞻行書當在顏楊鴻鴈行子瞻極辭謝不敢雖然子瞻知我不以勢利交之而為此論李樂道白首心醉六經古學所著書章程句斷絕不類今時諸生身屈於方夫之下而心亨於江湖之上晚寤籀篆下筆自可意直木由鐵得之自然秦丞相斯唐少監陽冰不知去樂道遠近也當是傳其家學觀樂道字中有筆故為樂道發前論蔡君謨行書世多毀之者子瞻嘗推宗之此亦不傳之妙也

跋李伯時所藏篆戟文

龍眠道人於市人處得金銅戟漢制也泥金六字字家不能讀蟲書妙絕於今諸家未見此一種乃知唐玄度僧夢英皆妄作耳

跋 仁宗皇帝賜王太尉手書

大同王侍中力戰陷沒為虜所生得遂富貴於虜庭而能不忘藩邸舊恩掌兵寵數以忠信回豺狼之心受金帛之惠休兵息民功賞不淺不惟虜人稱道沙間王乃能盡忠於兩主當時士大夫亦有微管之歎者臣恭惟 章聖皇帝以天下為度責臣子之節不一而足錄其脩睦之義因給其孫云而 仁宗皇帝以諸子幼小不問存沒不絕其祿賜所以能使君子盡心小人竭力者也惟 二聖好生之心不殺之武至于今天下歸心宗廟之靈當福万代不但卜年八百又過其曆而已元符三年十一月丁亥前史官臣黃庭堅謹記

跋陷蕃王太尉家書

物固不一能士固不一節屬寄蓋友而存君親君子以為可况王公不殺身又易其姓而使北虜息其豺狼無厭之心以從中國之信義賢於李陵遠矣

跋司馬溫公與潞公書

司馬溫公天下士也所謂左準繩右規矩聲為律身為度者也觀此書猶可想見其風采余嘗觀溫公真治通鑑草雖數百卷顛倒塗抹訖無一字作草其行己之度蓋如此

跋富鄭公與潞公書



富鄭公可謂盛德之士矣所謂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也觀此書猶有凜然可敬之風采其言論風旨百世之大臣也

跋韓魏公與潞公書

韓魏公忠樸純厚任當直前以身當宗社存亡有万死不顧一生之心古之所謂社稷之臣魏公近之也

跋韓康公與潞公書

韓康公忠信篤厚垂紳正笏凜然有不可犯之色觀其書有鋒芒亦似其為人

書蘇相國書後

蘇相國多見博聞能道古人朝廷典故劇談衆史使坐客忘歸及其為相國時記問猶不衰也

跋荆公禪簡

荆公學佛所謂吾以為龍又無角吾以為蛇又有足者也然余嘗熟觀其風度真視富貴如浮雲不溺於財利酒色一世之偉人也莫年小詩雅麗精絕脫去流俗不可以常理待之也

跋王介甫帖

余嘗評東坡文字言語歷劫贊揚有不能盡所謂竭世樞機似一滴投于巨壑者也而此帖論劉敞侍讀晚年文字非東坡所及蚶蛆甘帶鴟鴞嗜鼠端不虛語

跋五宰相書

潘侯嘗侍伯恭學士南北官守故多得貴人書帖藏於家昔有道人禁人競渡不行舟中有人視之嘻笑者道人曰此舟中人有道術夜當報我乃謁縣令置床卧而借縣印閣其上中夜有聲硯然至縣印而止夫縣印能禍福百里尚可以却不祥况五宰相書耶潘侯謹藏之而已

題子瞻與王宣義書後

東坡道人書尺字字可珍委頓人家蛛絲煤尾敗篋中數十年後當有并金縣購者元符二年壬申涪翁題

慶源初名群字子衆後改名准奇又易今字其馭吏威愛如家人法洪雅之人皆號稱王五三伯云



跋東坡與李商老帖

軾啓昨日辱訪且惠書教適病未能讀晨起乃得詳覽閱味再三悲喜兼懷知德叟有子不亡也未能往謝但寫得墓蓋大小兩本擇而用之可也病倦裁謝草草

東坡晚年書與李北海不同師而同妙漢庭皆不能出其右泰山其頽吾將安仰實同此歎庭堅書

跋偽作東坡書簡

此帖安陸張夢簡似是丹陽高述偽作蓋依旁糟薑山芋帖為之然語意筆法皆不升東坡之堂也高述潘岐皆能鴈鼻作東坡書余初猶恐夢得簡是真蹟及孰觀之終篇皆假託耳少年輩不識好惡乃如此東坡先生晚年書尤豪壯挾海上風濤之氣尤非他人所到也

跋張龍閣家問

治平中雷帥龍圖直閣張公公載威名盛於南海父老追數比之古人常恨不知其所以為廣州者今見張公之孫出其家書然後知公特以不貪而蠻獠信服風行草偃耳昔張奐為安定屬部訛諸羗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廩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於是威名出入都尉上羗豪不復起蓋羗夷性貪吏清則以為不可犯而使貪者臨之故蕃夷數叛耳今但多得如張公十數輩守邊則冒功賞者心死矣何畏蠻獠之侵軼哉仁壽郡夫人蓋公載之女弟馬軍王凱勝之也

跋歐陽元老王觀復揚明叔簡後

歐陽元老好學幾於智駕行幾於仁居其鄉使人遠罪避之使寡人寡

王觀復窮而不違仁達而不病義讀書學文必以古人為師造次顛沛必求知義者為友

題知命弟書後

揚明叔不病陋巷而樂其義不卑小官而盡其心強學不已未易量也知命弟江西豪士也意氣合其臭味極力推挽之不遺力有味其言之也至不合其意雖衣冠貴人唾辱之如矢溺亦自以廢疾如支離疏攘臂於稠人廣眾中物亦不能害之作小詩樂府清麗可愛讀書不多亦會古人意年不能五十遂以蓋棺每見其遺墨令人霑涕



題跋三

書徐會稽禹廟詩後

越州樵天釋希圓姑蘇人避地角東所居小房即琅琊山頂也山下有井并有鰻鱓魚水有鱖與江潮相應甚多靈恠按爾雅山有穴為岫今季海詩云孤岫龜形在乃不成語蓋謝玄暉云窻中列遠岫已誤用此字季海亦承誤耳按楚詞云收恢台之孟夏恢大也台即胎也言夏氣大而育物也今言高閣無恢台之言無暑氣耳似不合古語爾雅云夏為長贏長贏即恢台也若言高閣無長贏可乎能奴登切獸各能屬足似麀鹿絕有力故有絕人之才者謂之能能奴來切三足鼈也今於來字韻中用法士多環能乃是僧似鼈耳然魏晉人作詩多如此借韻至李杜韓退之無復此病耳壯大壯之壯牝牝之牝規模稱壯哉必壯字誤書耳魏晉人用字亦多如此蓋取字勢易工不復問字之根源如古人書橋橋直皆不成字

書陶淵明詩後寄王吉老

血氣方剛時讀此詩如嚼枯木及綿歷世事如決定無所用智每觀此篇如渴飲水如欲寐得啜茗如飢啖湯餅今人亦有能同味者乎但恐嚼不破耳

書陶淵明責子詩後

觀淵明之詩想見其人豈第慈祥戲謔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肖而淵明愁歎見於詩可謂癡人前不得說夢也

題李白詩草後

余評李白詩如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無首無尾不主故常非墨工槩人所可擬議吾友黃介讀李杜優劣論曰論文政不當如此余以為知言及觀其藁書大類其詩弥使人遠想慨然白在開元至德間不能以書傳今其行草殊不减古人蓋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歟

書花御歌後

杜子美作花御歌雄壯激昂讀之想見其人也楊明叔為余言花御家在丹稜之東館鎮至今有英氣血食其御云涪翁題  
跋杜牧之冬至日寄阿宜書



眉人史彥相飽經史而能文然有秦漢間俠氣平居矯矯常欲立於方  
夫之表求余書杜牧之詩以教其子牧之語雖徑庭要為有益於小學  
諸生至其論崔李積錢百屋無補於子孫此救世之藥石也故欣然為  
之書元符三年九月丁卯涪翁書

跋韓退之聯句

退之會合聯句孟郊張籍張徹與焉四君子皆佳士意氣相入雜之成  
文世之文章之士少聯句嘗病筆力不能相追或成四公子甚耳

書韓退之符讀書城南

紹聖五年五月戊午上荔枝灘極執人舟中教兀無以為娛聊以筆硯  
忘暑因書此詩贈陳德之此字極似蔡君謨簡札所恨未能與顏揚比  
肩耳

跋書柳子厚詩

予友生王觀復作詩有古人態度雖氣格已超俗但未能從容中玉珮  
之音左隼繩右規矩尔意者讀書未破萬卷觀古人之文章未能盡得  
其規摹及所撝覽龍絡但知玩其山龍黼黻成章耶故手書柳子厚詩  
數篇遺之欲知子厚如此學陶淵明乃為能近之耳如白樂夫自云効  
陶淵明數十篇終不近也

跋劉夢得淮陰行

淮陰行情調殊麗語氣尤穩切白樂天元微之為之皆不入此律也唯  
無兩脫萊時不可解當待博物洽聞者說也後見古本  
作挑萊時

題韓忠獻詩杜正獻草書

杜子美一生窮餓作詩數千篇與日月爭光永州僧懷素學草書坐卧  
想成筆畫三十年無字衣被乃得自名一家死者不可作今觀尚書令  
韓忠獻公詩太師杜正獻公作草安用忍如許窮餓

跋雷太簡梅聖俞詩

余聞雷太簡才氣高邁觀此詩信如所聞也梅聖俞與余婦家有連嘗  
悉見其平生詩如此篇是得意處其用字穩實句法刻厲而有和氣他  
人無此功也

書劉景文詩後

劉景文樞密副使盛文肅公之壻於先妣安康郡君尚為丈人行然景



文不以尊屬臨我以翰墨文章見謂親友余嘗評景文胸中有万卷書  
筆下無一點俗氣往歲東坡先生守餘杭而景文以文思副使為東南  
第三將東坡嘗云老來可與晤語者凋落殆盡唯景文可慰目前耳身  
後圖書漂散余亦湏髮盡白今對此詩令人氣塞

跋歐陽文忠公廬山高詩

劉公中剛而外和忍窮如鐵石其所不顧万夫不能回其首也家居四  
十年不談時事賓客造門必置酒終日其言亶亶似教似諫依於莊周  
淨名之間八十而耳目聰明行不扶持蓋不得於彼而得於此也若廬  
山之美既備於歐陽文忠公之詩中朝士大夫讀之慨然欲稅塵駕少  
揖其清曠而無由而公獨安樂四十年起居飲食於廬山之下沒而名  
配此山以不磨滅錄錄而得志願者視公何如哉

跋歐陽公紅梨花詩

觀歐陽文忠公在館閣時與高司諫書語氣可以折衝万里謫居夷陵  
詩語豈壯不挫理應如是文人或少拙而晚工至文忠少時下筆便有  
絕塵之句此釋氏所謂朝生王子一日出生一日貴者耶余雅聞文忠  
謫夷陵得通判西京留守事朱叔庠作太守遂無逐臣之色然竊恠文  
忠與尹師魯書云到官作庭趨始覺身是縣令心常怏怏此處及來荆  
州見朱公之孫乃知朱公已解印去至京師復來守峽州及見文忠與  
朱公別紙云近日還止縣舍方審復臨舊治為乍到凡事未定不果遠  
出界首迎候乃渙然不疑亦知朱公於舊僚之意其篤也

書王荆公贈俞秀老詩後

秀老蓋金華俞紫芝道意淳熟然建隆昭慶道人謂秀老百事過人病  
在好說俗禪秀老以為知言也秀老作唱道歌十篇欲把筆牽一切人  
同入涅槃場雖未見策名釋迦之室然林下水邊幽人衲子往往歌之  
以遣意於万物之表厭而厭之使自趨之功亦過半矣來者未知秀老  
觀荆公所贈六詩可知其人品高下也初僧仁擇刻六詩於揚州禪智  
寺真覺堂而秀老弟紫琳清老又欲刻之東陽涵碧亭嘉其伯仲清尚  
故書

跋范文正公詩

范文正公在當時諸公聞第一品人也故余每於人家見尺牘寸紙未



嘗不受賞彌日想見其入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此文正公飲食起居之間先行之而後載於言者也

跋東坡詩

東坡在潁州時因歐陽叔弼讀元載傳歎淵明之智遂作此詩淵明隱約栗里柴桑之間或飯不足也顏延年送錢二十万即日盡送酒家與藏積不知紀極至藏胡椒八百斛者相去遠近豈直睢陽蘇合彈與蜣螂糞九比哉建中靖國元年六月庚戌伏追涼於護國院與余洪範同來修公出此卷戲題

跋自臨東坡和陶淵明詩

此書既以遺荊州李翹叟既而亡其本復從翹叟借來未謄本輒為役夫田清盜去蓋與龍安寺千部院僧少筆覺追取得之復歸翹叟翹叟屢索此卷恐為人盜去余殊謂不然乃果見盜夫不疑於物物亦誠焉翹叟一動其心遂果被盜蓋昔季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誠然哉

跋子瞻木山詩

往嘗觀明允木假山記以為文章氣旨似莊周韓非恨不得趨拜其履寫間請問作文關紐及元祐中乃拜子瞻於都下寔聞所未聞也今其人万里在海外對此詩為廢卷竟日

跋子瞻送二姪歸眉詩

觀東坡二丈詩想見風骨峻巖而接人仁氣粹溫也觀黃門詩頎然峻整獨立不倚在人眼前元祐中每同朝班余嘗目之為成都兩石笋也

書王知載响山雜詠後

詩者人之情性也非強諫爭於廷怨忿詬於道怒鄰罵坐之為也其人忠信篤敬抱道而居與時乖逢遇物悲喜同牀而不察竝世而不聞情之所不能堪因發於呻吟調笑之聲曾次釋然而聞者亦有所勸勉比律呂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詩之美也其發為訕謗侵陵引頸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忿者人皆以為詩之禍是失詩之旨非詩之過也故世相後或千歲地相去或万里誦其詩而想見其所居所養如旦莫與之期鄰里與之游也營丘王知載仕官在予前予在江湖浮沉而知載已沒於河外不及相識也而得其入於其詩仕不遇而不



怒人不知而獨樂博物多聞之君子有文正公家風者邪潛乎不幸短命不得發於事業使子言信於流俗也雖然不期於流俗比所以為君子者耶元符元年八月乙巳戎州寓舍退聽堂書江西黃庭堅責授涪州別駕戎州安置年五十四

書林和靜詩

歐陽文忠公極賞林和靜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之句而不知和靜別有詠梅一聯云雪後園林繞半樹水邊籬落勿橫枝似勝前句不知文忠公何弃此而賞彼文章大槩亦如女色好惡止繫於人

跋胡少汲與劉邦直詩

夢魂南北昧平生邂逅相逢意已傾楚國山川千疊遠宿堤煙雨一帆輕我無健筆翻三峽君有長才肅五兵同是行人更分首不堪風樹作離聲

胡少汲後生中豪士也讀書作文殊不墜埃使之不倦雖競爽者未易追也同是行人更分首佳句也邂逅相逢意已傾已道了劉三十一矣

書陳亞之詩後

岷山之發江僅若甕口淮出桐柏力能泛觴卒之成川注海以其所從來遠也學問文章震耀一世考其祖曾發源必有自陳氏昆仲多賢昆仲將有名世者觀吏部公之詩可謂源清矣

書張仲謀詩集後

仲謀與余同在葉縣皆年少然仲謀當官清慎已有老成之風相樂如弟兄也此時仲謀刻意學作詩去葉縣後三十年間隨祿東西或不相見數歲然每相見仲謀詩句必進令竄逐靈叢中而仲謀來守施州所謂鼉鼉同游蓬蘽柱宇而兄弟親戚聲歎其側者也又寄平生詩使余評之余觀仲謀之詩用意刻苦故語清壯持身豈第故聲和平作語多而知不凋為工事久而知世間無巧以此自成一家可傳也

書倦殼軒詩後 洪玉父軒名

潘邠老蚤得詩律於東坡蓋天下奇才也子因邠老故識二何二何嘗從吾友陳無已學問此其淵源深遠矣洪氏四甥才器不同要之皆能獨秀於林者也師川亦子甥也比之武事乃人敵也因五甥又得潘延之之孫子真雖未識面如觀虎皮知其嘯於林而百獸伏也夫九人者



皆可望以名世子猶能閱世二十年當見服周穆之箱絕塵万里矣

書鮮洪範長江詩後

余昔聞蜀人有魯三江者號稱能詩士大夫多宗之今觀閬州鮮長江詩不甚愧之也雖切磋琢磨之功少而渾厚之氣幾度其前矣昔方士表天綱見閬州錦屏山題其石曰此山磨滅英靈乃絕然予在中朝唯聞陳文忠公家世出才士嘗疑山水之秀豈獨鍾於陳氏耶其沈淪草萊困頓州縣抱才器而與麋鹿共盡者可勝道哉今觀鮮長江之才所謂困頓州縣者也使之學不盡其才名不聞於世亦其鄉之先達士大夫之罪也蓋道不明於天下則士不知擇術道不行於天下則民之毀譽不公豈獨士大夫之罪哉其所從來遠矣鮮氏唯以閬中為族姓其散漫於兩蜀者皆以閬中為祖余試問鮮氏所自出皆不能自言或云出於鮮于後去于而為鮮以余考之非是蜀李壽時司徒鮮明用事專廢立其鮮氏之祖歟

書秦觀詩卷後

少章別來踰年文字亶亶日新不惟助秦氏父兄驩喜子與晁張諸友亦善交游間當復得一國士然力行所聞是此物之根本莫少章深根固蒂令此枝葉暢茂也

跋俞秀老清老詩頌

秀老清老皆江湖扁舟不能受流俗人拘忌束縛者也往者金陵見與荆公往來詩頌言皆入微道人喜傳之清老往與余共學於漣水其傲睨万物滑稽以玩世白首不衰荆公之門蓋晚多佳士云

跋二蘇送梁子肥聯句

大榮大辱能生死人叔才二物不竝以撓厥真子美之子病悶腸如車輪叔才勞憂到母餓寒著身子美世俗鹵莽輒置莫親叔才文殺光艷伏不得伸子美悽吟哀號酸入四鄰叔才夜計破午若燕作秦子美腹憤輒輒曾奇陳陳叔才淮國晚嶺吳渠春津子美去謝夙蘊歸逢故辛子美雌火在丑刮鬣遯屯叔才駕風鞭霆以脫凡鱗子美景祐元年仲春子美於蜀綾紙上楷寫字極端勁可愛叔才蓋才翁舊字此篇不見於家集略計雄文妙墨流落人間者必千數百紙二蘇文章豪健痛快如此潘陸不足吞也



跋歐陽元老詩

此詩入陶淵明格律頗雅容使高子勉追之或未能然子勉作唐律五言數十韻用事穩貼置字有力元老亦未能也

跋高子勉詩

高子勉作詩以杜子美為標準用一事如軍中之令置一字如關門之鍵而充之以博學行之以溫恭天下士也

示王孝子孫寒山詩後

東川孝子耳目聰明能化五金八石於針砭用草木以治人疾時有出人意表處自以不得替古之方諸兒又皆占工技以為食有小孫性若可教欲使為諸生求子言丁寧之有性智者觀寒山之詩亦不暇寢飯矣年月日戎州城南僦舍中試嘉陽嚴承懶毛筆

題白崖詩後

余曩作葉縣尉葉城南三百步首禪師道場也蓋白崖老人去家得道於此嘗得白崖歌頌百餘篇及葉城民家多見書札致愛其道風高秀也元祐元年三月壬申同劉晦叔宋僊民伯氏元明觀於淨因臻道人

所黃庭堅題

書梵志翻著讖詩

梵志翻著讖人皆道是錯乍可刺你眼不可隱我脚一切眾生顛倒類皆如此乃悉知梵志是大修行人也昔慕容季偉田家子亦殺其雞飯其母而以草具飯郭林宗林宗起拜之因勸使就學遂為四海名士此翻著讖法也今人以珍饈奉客以草具奉其親涉世之事合義則與已不合義則稱親万世同流皆季偉之罪人也

跋僧齊已詩

齊已胡氏子本益陽人高氏據有荊州延已居龍興寺給月俸遂作清宮莫問十五篇以自見蓋已初捨俗入大潯山參禪猛利持律清苦晚年牽情於詩遂作荊州僧正以老故有未謝侯門去之句尔十二郎見過定是高家郎君此絕句高勝翰墨亦可愛

跋招清公詩

草堂鄭交劇士隱劇也小塘芙蓉盛開使雞伏鴛鴦郊與久馴狎不驚畏老禪延恩長老法安師懷道遊世雖與慧林本法雲秀同師頗以討



飯養千百開漢為笑也清公少時蓋依之數年嘗教誨道俗云万事隨緣是安樂法清公云如安禪師心無簡擇可愛可欽舟中晴暖閑弄筆墨為太和釋智興書

題白兆山詩後

雲卧三十年好閑復變仙蓬壺雖真絕鸞鶴心悠然歸來桃花巖得熱雲窻眠對嶺人共語飲潭猿相連時昇翠微上邈若羅浮巔兩岑抱東壑一嶂橫西天樹雜人易隱崖傾月難圓芳草換野色飛羅浮春煙獨此林下意杳無區中緣永避霜臺客早載方來還

余聞士大夫嘗勸白兆山僧重素即當下作桃花菴素云桃花菴不難作但恨無李白示令彥顧乃欲巖崖石刻李白詩并與結草其傍以待冠蓋之游者衆不可蓋安知遂無李白邪為我多謝素師今無白兆尚不廢椎鼓升堂豈可臆計世無李白素若有語可并刻之彥顧安陸李慥也元祐三年十二月己卯黃庭堅書

題意可詩後

寧律不諧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語俗此度開府之所長也然有意於為詩也至於淵明則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雖然巧於斧斤者多疑其拙窘於檢括者輒病其放孔子曰甯武子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淵明之拙與放豈可為不知者道哉道人曰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說者曰若以法眼觀無俗不真若以世眼觀無真不俗淵明之詩要當與一丘一壑者共之耳





題跋四

樂府 題古樂府後

古樂府有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疊漢書信業但以抑怨之音和為數  
疊借其聲今不傳余自荊州上峽入黔中備嘗山川險阻因作前二疊  
傳與巴娘令以竹枝歌之前一疊可和云鬼門關外莫言遠五十三驛  
是皇州一疊可和云鬼門關外莫惆悵四海一家皆弟兄或各用四句  
入陽關小秦王亦可歌也

題樂府木蘭詩後

唐朔方節度使韋元甫得於民間劉元父往時於此書省中錄得元豐  
乙丑五月戊申會食於趙正夫平原堅郡西齋觀古書帖其富愛此紙  
得澄心堂法与者三人石輔之柳仲遠庭堅

書王觀復樂府

觀復樂府長短句清麗不凡今時士大夫及之者鮮矣然須熟讀元獻  
景文筆墨使語意渾厚乃尺之

題牧護歌後

曷嘗問南方衲子云牧護歌是何等語且不能說後見劉夢得作夔州  
刺史時樂府有牧護歌似是養神曲亦不可解及在黔中聞養神者夜  
歌乃云聽說農家牧護末云奠酒燒錢歸去雖長短不同要皆自叙致  
五七十語乃知蘇侯嘉州人故作此歌與巴人曲猶石頭學魏伯陽作  
參同契也

跋王慎中胡笳集句

○ 盜賊王寅慎中擬半山老人集句胡笳十八拍其會合宛轉道文姬中  
心事甚妙慎中文字孝友清修年三十八未嘗知女色葷羶不入口一  
粥一飯三十年奉身如山中頭陀初无玷缺山中入初不接世事故其  
行易持觀慎中詩語所道閨闈中意不應是鐵人石心然能自護持如  
此所以為難

跋劉夢得竹枝歌

劉夢得竹枝九章詞意高妙元和間誠可以獨步道風俗而不俚追古  
昔而不愧比之杜子美夔州歌所謂同工而異曲也昔東坡嘗聞余詠



第一篇歎曰此奔軼絕塵不可追也

跋劉夢得三閣辭

此四章可以配黍離之詩有國存亡之鑑也大槩劉夢得樂府小章優於大篇詩優於他文耳

跋東坡樂府

缺月掛疎桐漏斷人初定時見幽人獨往來縹緲驚鴻影驚起却回頭有恨無人省揀尺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

東坡道人在黃州時作語意高妙似非喫煙火食人語非胸中有万卷書筆下無一點塵俗氣孰能如此

跋東坡長短句

龍丘子陳慥季常之別號也作无愁可解東坡為作序引而世人因號東坡為龍丘所謂蓋有不知而作之者

書東坡寫温飛卿湖陰曲後

温飛卿所作湖陰曲反覆觀之久乃可解大意以謂宗廟社稷之靈特禾許庸夫干紀耳飛卿蓋時言事耶

書呂洞賓詞後

往三十年有人書此曲於州東茶園酒肆之柱間或愛其文指趣而不能歌也中間樂工或按而歌之輒以俚語亂入醉然有市井氣不類神仙中人語也十年前有醉道士歌此曲廣陵市上童兒隨而和之乃合其故時語此道士去後乃以物色迹逐之知其為呂洞賓也

書史 書老子注解及莊子內篇論後

老莊書前儒者未能渙然頓解者僧中時有人得其要旨儒者謂其術異不求之耳僧肇云內有獨鑒之明外有方法之寶方法雖實然非照不得內外相与以成其照功此聖人所不能同用也內維照而无知外雖實而无相內外寂然相与無然則聖人所不能異慕也經云諸法不一異者豈曰續身截鶴表岳盈壑然後无異哉誠以不異於異故雖異而不異耳故經云甚苛世尊於无異法中說諸法異儒者罕觀此書故聊出古人謂一變可知鼎味者也

跋亡弟嗣功列子冊

列子書時有合於釋氏至於深禪妙句使人讀之三歎蓋普通中事不



自葱嶺傳來信矣亡弟嗣功讀此書至於潰敗猶緝而讀之其苦學好古後生中殆未之見也紹聖中余自繕治而藏之少年輩竊取玩之又毀裂幾不可挾唐坦之復為緝之智興上人喜異聞故以遺之

題太公丹書後

丹書詞

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發敬者万世

帶四端銘

安樂必敬無行可悔一反一側亦不可不志殷監不遠視尔所代

几銘

皇皇惟敬口口生敬口生听口戒口

鑑銘

見尔前慮尔後

盤銘

与其弱於人也寧弱於淵淵於淵猶可游也弱於人不可揀也

楹銘

母曰胡殘其禍將然母曰胡害其禍將大母曰胡傷其禍將長

杖銘

於乎危於於危竟於乎失道於嗜欲於乎相忘於富貴

帶銘

火滅修容曰戒必共共則壽

履銘

慎之勞勞則富

觴豆銘

食自杖食自杖戒之驕驕則逃

戶銘

夫名難得而易失無勤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勤弗及而曰我枝之乎援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為謀

牖銘

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



劔銘  
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

弓銘

屈伸之義發之行之無忘息過

矛銘

造矛造矛少間弗刃殺身之羞余一人所聞以戒後卅子孫

右太公所誦丹書之言故武王陽若恐懼書以為戒於所起居服用皆勒銘如是我從事於俗甚漫意行不忌曉而待罪太史觀禮書得此銘以贈小人之影去道遠矣乃書於坐之左右以為息黥補劓之方晁子曰秦人之多亦吾嗜也書以遺我故書元祐五年正月癸酉

題任昉論王儉後

任昉論王儉在物斯厚居身以約玩好絕於耳目布素表於造少室無姬妾門多長者立言必雅未嘗顯其所長持論於容未嘗言其所短弘長風流許與氣類雖單門後進必加善誘昂以丹青之價弘以青貝之期詮品人倫各盡其用居厚者不矜其多處薄者不怨其少

余嘗玩斯文不能釋手作人如此安往而不得其所哉故筆口以遺靜翁或有補於智者千慮之失

題東坡書道術後

東坡平生好道術聞輒行之但不能久又弃去談道之籍博而欲數百十字皆能書其人所欲言文章皆雄奇卓越非人間語嘗有海上道人評東坡真蓬萊瀛洲方丈謫仙人也流俗方以造次顛沛秋毫得失欲軒輊困頓之亦跡矣哉

跋相鶴經

王充道得相鶴經飄飄然有乘風御氣於天地間之意顧所畜鶴皆印出凡鳥不可鞭策夢想安由赤城未得問塗耳余聞充道之兄道淵治王得陶朱公荷頓之方頗游心於相牛經殊不虛用其智略以三十年觀之未知道淵充道孰得孰失然今日充道卧白雲享天爵已蒙道淵之力多矣

跋高獲敬公傳

余嘗推蔚宗不以高敬公入獨行傳而載之方術蓋敬公使鮑汝南北



出至三十里草而致雨其言不類儒者爾雖然董生以術厭勝水旱班孟堅不列於睦京之間善論人也如敬公梓行知識豈可以方術域之耶

書歐陽子傳後

高安劉義仲壯觀序列歐陽文忠公之文章論次荀卿楊子雲之後又考其行事為歐陽子列傳余三讀其書而告之曰昔壯輿之先君子道原明習史事撰十國紀年自成一家人壯輿富於春秋筆端已有史氏風氣他日當以不朽之事相傳也昔司馬談之子遷劉向之子歆班彪之子固王銓之子隱姚察之子簡李大師之子延壽劉知幾之子鍊皆以繼世功在汗簡而善史筆法之美劉氏再顯今使壯輿能尽心於春秋之舊章以考百世之典籍斧藻先君子之凡例者是去非則十國之事雖淺筆法所寄自當與日月爭光壯輿尚勉之之楚而南轅道雖悠遠要必至焉

賤刀鑷民傳後

陳留江端礼季共曰陳留市上有刀鑷工年四十餘無室家子姓惟一女年七八歲矣日以刀鑷所得錢與女子醉飽醉則簪花吹長笛肩女而歸無一朝之憂而有終身之樂疑以為有道者也

書筠州學記後

中書曾舍人作高安學記極道學之所由發興論師大夫之師友淵源常出於一世豪傑之士至於長育人材而成就之則在當塗之君子其言有開塞一可以為法戒而所託書畫不工學者因不能玩思於斯文後二十有七年柳侯為州政優民和乃龍故刻而謀書於予予告之以舍弟乘雅善小篆通六書之意下筆皆有依據可與斯文並傳柳侯則以書謁乘於紫陽而刻之初有獻疑者曰今士大夫不知古文十室而九夫篆固面牆之書耳又安能發揮曾子之文章耶柳侯曰曾子之文章豈希價於咸陽而推鋒於樓下者哉三代之鼎彝其字書皆妙蓋勅之金石垂世傳後自必託於能者吾為學古鈞深者謀不為單見淺聞者病也予觀柳侯可謂好古不流俗者矣柳侯名平武陵人字子儀於是為左朝請郎

跋度州學記貴吳季成

眉山吳季成有子資質甚茂季成舒其速成於士大夫之列也夙夜督



其不至小小過差則以鞭撻隨之奈謂季成教子之意則是所以成就其子則非也吾聞古人胥保惠育教誨然後可以成就人材未聞以鞭撻也況父子之間哉故手抄王荆公復州學記遺之使吳君父子相與講明學問之卒而求名師畏友以成就之使季成能慈其子能孝則家道肥不疾而速矣

書王元之竹樓記後

或傳王荆公稱竹樓記勝歐陽公醉翁亭記或曰此非荆公之言也某以謂荆公出此言未失也荆公評文章常先體制而後文之上拙蓋嘗觀蘇子瞻醉白堂記戲曰文詞雖極工然不見醉白堂記乃見韓白優劣論耳以此考之優竹樓記而劣醉翁亭記是荆公之言不疑也

跋元聖庚清水巖記

彼險而我易則傳說熙然於版築之間無驚世不顧之譏彼易而我險則虛矣二子釋然於岐山之下得遷善不爭之美由是觀之險易之實在人心不在山川夫奇與常相倚也險與易相乘也古之人正心誠意而游於万物之表故六經我之陳迹也山林冠冕吾又何擇焉因聖庚論好奇履險故發予之狂言

銘

跋砥柱銘後

余觀砥柱之屹中流閱頽波之東注有似乎君子士大夫立於世道之風波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不以千乘之利奪其大節則可以不為此石羞矣營丘王蕃觀復居今而好古抱質而學文可望以立不易方人不知而不愠者也故書砥柱銘遺之

跋淡墨研銘

古人作簡草叙孔子廟堂碑皆作一淡墨本蓋見古人用筆迴腕餘勢若深墨本但得筆中意耳今人但見深墨本收書鋒芒故以舊筆臨放不知前輩書初亦有鋒鏘此不傳之妙也

跋雙林心土銘

費暉召終章佛胎召終章學士大夫每於此處唯以歸潔其身君子不器解其章句其心未嘗不怏怏也良由未嘗學明已事不識心耳若解離林此篇則以讀論語如啖炙自知味矣不識心而云解論語章句吾不信也後世雖有作者不易五言矣



書曰無名師息心銘後

梁左補闕宗始以文學行義知名梁之亡也始弃其官族出家號無名後周欲奪其志命大臣以美官誘之無名自陳宗國顛覆反俗有七不可並言哀切遂不奪之又賦五苦詩詞意高潔時多傳焉觀息心銘似其晚年所作亦似悔其少日刻意於文章耶因僧知海請書此篇以刻石為叢林雜學者之戒故為書之

跋黃侍林墓銘

伯祖侍禁以先侍御贈尚書職方員外郎本以儒學自將而直天禧之詔下科進士皆補三班借職差與石曼卿同升也雖仕官不達其在施州能使徼外蠻畏威改過可知其不歸錄矣至於與伯父胸中論遷番禺城非是而名震于京師諸公翕然稱之朝廷亦向用公也使少得耆老至今在朝平生經術亦得少見於此宗族且託此焉万里之塗車軸折於中道未嘗不痛惜也

題劉君墓誌銘後

人盡事親之心由成季弟之業有見義之勇退避長者之名若劉君者可以為縣幾五老沒而可配食於社者也子貢曰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者非斯人歟今學士大夫以學問文章稱於一國一州退而察其私或御黨自愛者有所不為也彼聞劉君之風得無少愧乎眉人楊皓明叔與余論及劉君之行不容口明叔不妄人也故余道劉君之事不疑劉君名克恭字義賢亦眉人

跋周元翁龍眠居士大悲贊

五言周壽元翁純孝動金石清節不朽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其言語文章發明妙慧非為作佞之合蓋其中心純粹而生光耳少時在廬陵與之同僚此時元翁尤少年已能重厚抑畏無兒子氣深濟登滋茂叔有子羨豫章生七年便知其有棟梁用耳

書邢居實南征賦後

陽夏謝師復景回年未二十文章絕不類少年書生語余嘗序其遺藁云方行力里出門而車軸折可為實涕今觀邢博夫詩賦筆墨山立自為一家甚似吾師復也日者聞國馬問諸南人曰千里駒往往不及奉輿礙於旱櫟驚蹇十百為群未嘗求國醫也聞之喟然曰吾博夫亦



足以不朽矣

跋子瞻祭胡屯田文

庭堅晚進不及識執中公而東坡之文叙述自少迄老言其事師取友殊不草草藏器待時終不見用可信其為士君子也元祐中余歸妹於河南張墳叔和執中公蓋墳之外祖也故遂識執中公之子峽州太守公達公達治郡政雖嚴而不苛事雖繁而常暇其論熙寧元祐以來改易更章天下之大故利病得失去彼取此所以云為者使人聽之賓主不倦而忘歸也以是知東坡之所云孺子肖君世有令聞非虛語也其曰百鍊之剛日膽千牛惜乎匣餘刃而不試也天下常患才難有之又未必用可勝歎哉

跋朱侍郎奏景

朱公前朝老成引年謝事隱約丘園猶不忘天下之故曹公云老大勤學唯五言成器章尔老不倦學誠難得人余觀近世侵尋於富貴者往往埋沒於酒杯歌舞之中不省家事况憂國乎盛孝章當

跋子瞻醉翁操

人謂東坡作此文因難以見巧故極工余則以為不然彼其老於文章故落筆皆超軼絕塵耳

釋氏

跋七佛偈

予往時觀七佛偈於黃龍山中聞鐘聲見古人常願手書千紙以勸道緣而世事匆匆此功未辦蘇臺劉光國欣然請施石刻之傳本何啻千紙也

七佛所說偈蓋禪源也淺陋者爭鶩於末流而不知歸故余數為叢林由書此偈荆州田鈞子平聞是說請余書而刻諸石將以考諸禪濫觴吳孫氏時有僧道裕誦出此七佛偈而集大藏者錄為疑彼蓋不知當時不具翻譯入此乃最上乘入理之極談非能言之流也

書洞山价禪師新豐吟後

余舊喜曹洞言句常懷河渭不同流之意今日偶味此文皆吾家日用事乃知此老人作百衲被歲久天寒方知用處浮山注解雖為報大陽千載之恩又以孤貧新豐老人且文會上座乞書此篇欲刻諸石与同味者傳之因書老夫於此興復不淺



題錄清和尚書後

太平且正法眼儒術兼茂年將五十乃得友与之居二年滙金璞玉人  
也久之待以師友之禮士大夫知為己之學者觀此書思過半矣周彥  
方欲自振於古人之列故手抄遺之它日蔚然在顏疇之林當推斯文  
有一溉之益其書

書贈晃光師

老晃相識三十年竊意已落鑊湯中輸他牛頭阿旁余南遷道出樂縣  
穀梁廣教寺中見晃如平生問渠何術目濟乃能如此晃笑曰吾飲酒  
時十方世界皆同一味吾唱衆生時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闍者  
子不替你口

類編黃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六





題跋五

圖畫

跋閻立本校書圖

唐右相閻君立本校書圖士大夫十二員執事者十三人坐榻胡牀四書卷筆研二十二投壺一琴一懶几三摺頤一酒榼果櫛十五一人坐胡牀脫帽方落筆左右侍者六人似書自中官長四人共一榻陳飲具其一下筆疾書其一把筆若有所營構其一欲逃酒為一同舍挽留之且使侍者著鞞兩榻對設坐者七人其一開卷其一捉筆顧視若有所訪問其一以手拄頰顧侍者行酒其一抱膝坐酒旁其一右手執卷左手據摺頤其一右手捉筆拄頰左手開半卷其一仰負懶几左右手開書筆法簡者不缺煩者不乱天下奇筆也

右故奉議郎知富順監京兆宋元壽所藏初得之榮陽盛道蓋文肅公家舊物也建中靖國元年二月甲午江西黃庭堅自戎州來將下荆川泊舟漢東市始識富順君之子兆吉長觀此畫歎賞彌日吉長奉以見惠余不忍取為書其大既使并藏之此筆墨之妙必待精鑒乃出示之廉者必不取貪者必不與也趙潤用家燭下書

題明皇真妃圖

此圖是名畫言少時摹取閨中舊畫人物相配合作之故人物雖有佳處而行布无韻此畫之沈痾也

題摹燕郭尚父圖

凡書畫當觀韻往時李伯時為余作李廣奪胡兒馬挾兒南馳取胡兒弓引滿以擬追騎觀箭鋒所直發之人馬皆應弦也伯時笑曰使俗子為之當作中箭追騎矣余因此深悟畫格此与文章同一閨紐但難得入入神會耳

題七才子畫

眉山老書生作此七才子入閨圖作人物亦各有意態余以為趙子雲之苗裔摹寫物象漸密而放浪閑遠則不逮也或謂七人者皆詩人此筆乃少丘壑耶山谷曰一丘一壑自須其人曾次有之但筆間那可得

題濟南伏勝圖

御史晁大夫號為峭直刻深觀所寫形質似未至也然作伏勝宛然故



齊之老書生耳又作勝女子鬱然其儒家子此亦丹青之妙

題畫娘子軍胡騎後

神堯第三女平陽柴氏主也傾家貲招南山亡命畫策授奴客降知名賊四輩勒兵七方與秦王奮渭水上開幕府可謂天下健婦吾觀伯時妙黑頭見清渭昭其軍容神堯父子皆為動色時也

題李伯時畫天女

此天女者意伯時作華嚴中善知識相尔知命藏篋中數年乃以贈金華俞清老有所欲則寫者取之有所畏則貴者奪之清老離此二病則長有之

書王荆公騎驢圖

荆公晚年刪定字說出入百家語間而意深常自以為平生精力尺於此書好孝者從之請問口講手畫終席或至千餘字金華俞紫琳清老嘗冠禿巾衣掃塔服抱字說追逐荆公之驢往來法雲定林過八功德水道遙存亭之上龍眠李伯時曰此勝事不可以無傳也

題石供奉金神像

道家所言太白真官儒者謂之尊收昔號公夢在廟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於西河召太史崑占之曰如君之言則尊收也天之刑神也昔吳生畫鬼神皆髣髴傳記兼能万物之性是以落筆而妙天下自孫知微父子丘文播甥舅石恪鄧隱皆祖宗之是以能超俗而名家今乃作金神之像如此余之不知其說也雖然蓋无形應物成象所謂无形者非无形也无常形也然則應物而神唯識而已自求多福自種自收我心則神也活翁題

題渡水羅漢畫

石摹寫唐人畫行脚僧渡水已渡而休與泛濟而未及濟者涉深水者老備極少者扶持幾欲不濟者有臨流未涉者有見險在前依石坐卧者頗極其情狀明窈淨几散髮解衣而縱觀之亦是幻法中无真假往在都時馮當世有此畫本是古人物業縑素也題云王右丞畫渡水羅漢余為題云阿羅漢皆具神通何至拖泥帶水如此使王右丞作羅漢畫如此何處有王右丞耶當世不悅為余題破渠好畫余曰顧畫何如豈因吾言而完因毀而破也



跋浴室院畫六祖師

浴室院有蜀僧令宗畫達磨西來六祖師人物皆妙絕甘山川草木毛羽衣玉盃諸物畫工能知之至於人懷道之容投機接物目擊手而百體從之者未易為俗人言也此壁列於冠蓋之會而湮伏不聞者數十年得蜀人蘇子瞻乃發之物不系於世道興衰亦有數如此此寺井泉甘寒汶師碾建溪茶常不落第二故人陳季常林下士也寓基簞於此蘇子瞻范子功數來從之故余過門必稅駕焉

題高生畫

國初有賣藥叟高益涿州人因緣南衙事太宗作搜山圖極工遂待詔翰林中書相國寺行郎及崇真寺殿碑其名大高待詔後有蜀人高文進以蜀俘至閔亦待詔翰林中時新作相國寺命文進倣高益舊本畫四郎佛變化相大率都下佛宮道館多文進筆號為兼備曹吳米墨是名小高待詔今為翰林畫工之宗此畫多蜀人筆法亦傳是小高所作落筆高妙名不虛得也

題畫醉僧圖

醉李有狂僧无日不飲酒或戲與酒令自作祭文即應聲曰惟靈生在閻浮提中不貪不妬愛喫酒子倒街臥路相汝直待生兜率陀天尔時方斷得故何以故淨土之中无酒得酌

題輞川圖

王摩詰自作輞川圖筆墨可謂造微入妙然世有两本一本用矮紙一本用高紙意皆出摩詰不疑臨摹得人猶可見其得意於林泉之髣髴

書劉壯輿漫浪圖

子劉子讀書數千卷无不貫穿能不以博為美而討求其言之從來不可謂漫未見古人如將不得見既見古人曰吾未能如古人也不可謂浪年未四十而其李日夜進不可謂翁

題李伯時懋叔圖

或言子瞻不當目伯時為前身畫師流俗人不領便是語病伯時一丘一壑不減古人誰當作此癡計子瞻此語是真相知

跋仁上座橘洲圖

俞甚仁上座作橘洲圖余方自塵埃中來觀此已有餘清然古人作畫



若不作小李將軍真山真水草木樓臺人物皆令如本則須若荆浩關  
同李成木石瘦硬煙雲遠近一以色取之乃為異其能事

題洪駒父家江干秋老圖

此軸不必問畫手之工拙開之廓然見漁父家風使人已在塵埃之外  
矣因知金華俞秀老一篇政在阿堵中因書其左

題摹銷諫圖

陳元遠千載人也惜乎勦業作畫者曾中無千載韻耳吾友馬中玉  
云銷諫圖規摹病俗人物非不足也以余考之中玉英鑒也使元遠  
作此簞鼻豈能死諫不誨哉然畫筆亦入能品不易得也

題惠崇九鹿圖

惠崇與寶覺同出於長沙而覺妙於生物之情態優於崇至崇得意於  
荒寒平遠亦翰墨之秀也

題文湖州竹上鸚鵡

建中靖國元年發篋暴書畫乃見文湖州之妻姪黃斌老所惠與可  
竹上鸚鵡此所謂功刮造化窟者也

文湖州竹上鸚鵡曲折有思觀者能言之許渠具一隻眼

題崔白畫風竹上鸚鵡

風枝調調鸚鵡脩脩遷枝未安何有於巢崔生丹墨盡造物機後有識  
者恨不同時

題蕭規龍

此豈曹不與池上所見真龍者耶

題徐巨魚

徐生作魚庖中物耳雖復妙於形似亦何所賞但令饜飶生涎耳向若  
能作砥柱折城龍門及業驚濤險壯使王鮪赤鯁之流仰波而上泝  
或其瑰怪雄傑乘風霆而龍飛彼或不自料其能薄乘時射勢不至乎  
中流折角點額窮其變態亦可以為天下壯觀也

跋畫山水圖

江山寥落居然有万里勢老夫髮白矣對此使人慨然古之得道者以  
為逃虛無之境界見似之者而喜矣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  
悲會當摩挲雙井岩間苔石告以此意



書文湖州山水後

吳君惠示文湖州晚靄橫看觀之歎息弥日瀟洒大似王摩詰而工夫不減閑種東坡先生稱与可下筆能兼衆妙而不言其善山水豈東坡亦未嘗見耶此畫初入手心欲留玩數月乃歸之會予遠竄宣州亟遣光山之僕自此往來余夢寐中耳

題燕文貴山水

風雨圖本出於李成超軼不可及也近世郭熙時得一筆亦自難得

題公衮花光橫卷

高明深遠然後見山見水此蓋閑全荆浩能事花光懶筆磨錢作鏡所見耳

題東坡畫石

以富貴有人易以貧賤有人難夫晉文公出走周流天下窮矣貧矣賤矣而介子推不去有以有之也及固有方乘而介子推去之无以有之也能其難不能其易此文公之所以不王也晉文公反國介子推不肯受賞自為詩曰有龍于飛周遍天下五蛇從之為之丞輔龍反其御得其死所四蛇從之得其露雨一蛇羞之槁死於中野懸畫只門而伏于山下文公聞之曰嘻是之推也辟舍變服令國中曰有能得介子推者爵上卿田百万或遇之山中負釜蓋登問焉曰請問介子推安在曰夫子推苟不欲見而欲隱吾獨焉知之遂背而行終身不見人心之不同豈不甚哉今世之逐利者蚤朝晏退焦唇乾嗑日夜思之猶未之能得今得之而務疾逃之介子推之離俗遠矣黃旆堅曰晉文公能其難不能其易何也困窮則士能其難安樂則士辭其易故也介子推豈故得之而務疾逃之必有謂者邪

題李漢平墨竹

如蟲蝕木偶尔成文吾觀古人繪事妙處類多如此所以輪扁斲輪不能以教其子近世崔白筆墨幾到古人不用心處世人雷同賞之但恐白未肯耳比來作文章无出无咎之右者便是窺見上口又妙斲試以此示无咎

題宗室大年永年畫

調麝煤作花果殊難工永年遂臻此殊不易然作杓蠹太多是其小疵



往時宗室或以隸篆知名今大年兄弟精於小筆真豐似諸李矣  
大年字東坡先生作小山叢竹殊有思致但竹石皆蒼筆意柔嫩若年  
少喜奇故耳使大年耆老自當十倍於此若更屏声色裘馬使胸中有  
數百卷書便當不愧文與可矣

大年兒戲所謂書窻泥壁不能噴者也今其得意遂與小李將軍爭衡耶  
荒遠閑暇亦有自得意處比之古人但少豪壯及餘味耳

大年往時畜善舞錢娃於其家而不沈於孟益管絃戲弄翰墨亦是一  
為富貴所理者耶

永年作狗意態甚逼遣翰林工訖其草石不放畫虎憂狗之似故直作  
狗人難我易

### 題趙公佑畫

黔川呂大淵藏此畫以為趙公佑畫也以余觀之誠妙於筆非俗工所  
能辦也余初未嘗識畫然參禪而知无功之功学道而知至道不煩於  
是觀圖畫亦知其巧拙功格造微入妙然此豈可為單見寡聞者道哉

### 題陳自然畫

水意欲深鳥鴨閑暇蕭蕭草風霜中猶有能自持者予觀李營丘六幅驟雨  
圖偶得此意陳君以佛畫名京師戲作秋水寒禽便可觀因書以遺之

### 跋東坡論畫

子瞻論畫語甚妙比聞一淺藏蘇翰林十數帖因病目尺為綠林君子  
以其摹本易去故以子家兩古印款紙斷外

陸平原之圖形於影未尺捧心之妍察火於灰不覩燎原之實故問道  
存乎其人觀物必造其質此論與東坡照壁語託類不同而實契也又  
曰情見於物雖近猶踈神藏於形雖遠則密是以儀天步畧而脩短可  
量臨淵揆水而淺深可測此論則如語密而意踈不如東坡得之濠上  
也雖然筆墨之妙至於心手不能相為南北而有數存焉於其間則意  
之所在者猶是國師天津橋南看弄胡孫西川觀競渡也耳予嘗見吳  
生佛入涅槃畫波旬皆自作舞而大波旬醞藉徐行喜氣漏於眉宇之間  
此亦得之筆墨之外或有益於程氏故并書之

### 題公卷小屏

蕙之九莖不如蘭之一花花光作蕙而不作蘭以其家漠故耳



隱神

題彭景山傳神

內殿崇班致仕彭崇仁字景山曾中有韜略吏事精密所至士大夫翕然稱之年四十四不幸而喪明家居十五餘年自不可治如老驥伏櫪志未嘗不在千里聞此風則耳聳然矣以道觀之物无幸不幸以得喪觀之豈異世有所負耶然人之有德慧術智者存乎疾疾惟深也能披剝万象而見已安知景山不得之沈冥中耶

題傳神

道是曾直也得道不是曾直也得道似曾直也得道不似曾直也得世間八万四千究竟誰分皂白

題東坡像

東坡先生天下士嗟呼惜哉今早世養蠶尚謂短人氣

軒亭

書幽芳亭

士之才德蓋一國則曰國士女之色蓋一國則曰國色蘭之香蓋一國則曰國香自古人知貴蘭不待楚之逐臣而後貴之也蘭蓋其似乎君子生於深山叢薄之中不為无人而不芳雪霜凌厲而見殺來歲不改其性也是所謂遊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者也蘭雖含香躡潔平居蕭艾不殊清風過之其香霽然在室滿室在堂滿堂是所謂含章以時發者也然蘭蕙之才德不同世罕能別之子放浪江湖之日久乃知其族姓蓋蘭似君子蕙似士大槩山林中十蕙而一蘭也楚辭曰子既滋蘭之九畹又樹蕙之百畝以是知不獨今楚人賤蕙而貴蘭矣蘭蕙叢生初不殊也至其發華一幹一華而香有餘者蘭一幹五七華而香不足者蕙蕙雖不若蘭其視椒檄則遠矣世論以為國香矣乃曰當門不鋤山林之士所以往而不返者耶

題萬松亭

太平寺後万松亭二十年前浩翁為篆其榜今聞增葺勝往時遠記清禪師易其榜并作伽陀六言寄刻山間石上天柱峯无比有鬱鬱高松滿川万身蒼髯老禪剗心忘義忘年說法曾无閒歇松風寺後山前四海五湖衲子更於何處參玄若覓向上関袂靈龜石下流泉太平堂中老將家活都無一錢會得佛頭著地不會佛脚梢天

題練光亭



練光亭極是登臨勝處然高寒不可久處若於亭北穿土石作一幽房  
置茶鑪設明窓瓦墪筆研殊勝不爾勝師方丈比挾有屋兩楹其一與  
軒其一欲作虛窳與室余為名軒曰物外主人喜作詩也名室曰凝香密  
而清明於事稱也

**器用**

書生以扇乞書

治心欲不欺而安靜治身欲不汗而方正擇師而行其言如聞父母之  
命擇勝己者友而聞其切磋琢磨有兄之愛有弟之敬不能悅親則無  
本不求益友則無樂常傲很則無救多睡眠則無覺士而有此四物又  
焉用學

書草許翁

自重者能下人以求道處靜者不攘臂而勝躁踈道者常晚成遠施者  
常厚報以能問於不能人之道損有餘以補不足天之道

書吳無至筆

有吳无至者豪士晏叔原之酒客二十年時余屢嘗与之飲飲間喜言  
士大夫能否似酒俠也今乃持筆刀行賣筆於市問其喜乃在晏丞相  
園東作无心散卓小大皆可人意然李書人喜用宣城諸葛筆者臂就  
案倚筆成字故吳君筆亦少喜之者使李書人試提筆去紙數寸書當  
左右如意所欲肥瘠曲直皆无憾然則諸葛筆敗矣許雲封說笛竹陰  
陽不備遇知音必破若解此處當知吳葛之能否元祐四年四月六日  
門下後省食罷旬中幅幅煮茶試晁以道所作充煤吳君散卓遂竟  
此紙

書侍其瑛筆

南陽張又袒喜用郎哥棗心散卓能作瘦勁字它人所繫筆多不可意  
今侍其瑛秀才以紫毫作棗心筆含墨圓健恐又袒不得獨貴郎哥而  
拾侍其也筆无心而可書小楷此亦難工要是心得妙起耳

宣城諸葛高三副筆鋒雖尺而心故圓此為有輪扁斲輪之妙弋陽李  
展雞距書蠅頭方字而不頓如庖丁發矧之刃其餘雖得名於數州有  
工輒有拙也今都下筆師如蝟毛作无心棗核筆可作細書宛轉左右  
无倒毫破其鋒可告以諸葛高李展者侍其瑛也瑛有思致尚能進於  
今日也



跋東坡筆論

東坡先生喜用宣城諸葛家筆以為諸葛之下者猶勝它處工者平生書生每得諸葛筆則宛轉可意自以謂筆論窮於此見几研間有棗核筆必嗤謂以為今人但好奇尚異而无入用之實然東坡不善雙鉤懸腕故書家亦不伏此論

試筆

余以涪州別駕戎州安置到此州時黃菊始華衣不可挾纊杜陵所謂飛虫滿院游端不虛語是日於木菴中晝睡起天日妍暎如春試舒城張真无心棗核筆庾美天將觀書山谷老人題

觀曾公卷墨蓋

公卷收廷却承晏文用墨七種輕乾黝黑入研无声此固李氏家風銑澤如新未之見也若与都人鬪百草當贏百萬

類編苴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四十七









